

## 筆耕者的經緯

◎紀少陵

當世界因為天災而陸沉

筆耕者以善感的筆觸 為我們疏通藍墨水的上游

好重新貞定那入世憤悱而激越的情懷

當政客機靈的轉身離我們而去

筆耕者以歷史見證的印鑑 乃將如斯惱人的嘴臉

鮮活的銘記在詩篇與現實的騎縫處

君不見 筆耕者總是慣於置身在前往故事的征程

任憑市儈的穿林打葉聲

也要爬梳八卦背後 — 那些無法言說的苦楚、無法傾聽的吶喊

全盤概括承受

化為筆端與文本之間

沉鬱頓挫的韻腳

任憑眾聲無情拍岸 也要鼓颺一搏

將筆耕者盜火與神降巫陟的原罪

以逆流而上的斷句與音準 由朝自暮

化為一尾悠然游離梵音的木魚

詩人寫詩 書寫與被書寫

競逐都會荒原裡 不經意伸探而出白皙的韻腳

或者自沉於集體潛意識的溫床

吐故納新

宣告吾人嶄新的向度

致清的小說，誠為筆耕者自成經緯的輿圖，沉潛其間，無論是西洋樓的今昔巷弄、玉山攻頂的梯隊、月台與車廂的停格與錯車、鵲鴿與糾葛的世情等系列，曲盡人情世故的況味，積澱著豐饒的族群語彙。以他獨特的戲劇稟賦，將這些當今的素材，窺意象而運斤，我們在他運鏡的視角下，入戲而忘返。

致清不僅長於累積寫作素材，並充分作為文學企劃，以及文創領域的基因庫。創意往往游刃有餘，在文壇與業界兩棲，可以同時擴充與吸收產學領域既有的規模，這也算是當代小說家，經世致用的具體實踐。

知識學海的潮差 文學逆旅的況味

青春畢竟是開創經緯的契機

我們不是孤立的他者

## 不再等待果陀

期許致清，持續筆耕者不懈的熱望，縱然是一尾悠然游離梵音的木魚，也要莫負花謝水枯，叩問今朝。